



小學集說卷之六

善行第六

外篇

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凡八十一章

呂滎公名希招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吳氏曰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封申國公簡謂簡要重謂重厚寡謂省事默謂慎言也不以事物經心者謂凡世俗之事皆不以



經營於心也夫人公著之妻魯叅政宗道之女蹈踐也規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圓者也榮公正獻之長嫡父母雖甚鍾愛然每事必教之循踐法度焉

甫十歲邪寒暑兩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上聲巾襪縛篆袴衣服唯謹

吳氏曰甫始也祁大也縛繞也縛袴者即內則所謂偏今人謂之行膝束脛至膝纏繞袴管故曰縛袴也熊氏曰大寒大暑若可以自

便矣然猶執禮如常時而不敢怠也

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陳氏曰鄭衛二國名其音淫熊氏曰足不妄行耳不妄聽目不妄視也

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

降辭色

吳氏曰歐陽公名脩字永叔廬陵人謚文忠
焦先生名子之字伯強時寓歐陽公家正獻
延之俾教榮公及諸弟也端正也降猶舒也
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
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
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
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吳氏曰德謂德性器謂材器人性本善而氣
質不同苟無父兄教訓於內師友導化於外
則安能有成也哉程子曰天下英材不爲少
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也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盈温之之幼女也最
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
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
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去矣

陳氏曰夫人榮公之妻待制官名諱即名之
謂生曰名死曰諱鍾聚也更再也益增也都
轉運使亦官名張公已貴顯矣而示女子以
儉約如此非特教子者所當法亦守官者所

當法也

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洛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吳氏曰張待制呂正獻公皆魯叅政宗道之婿張待制女嫁正獻之子滎公一日張妻來呂氏視女見女私室有鍋釜等器乃作色謂其妹申國夫人曰兒女輩豈可今私造飲食以敗壞家法乎熊氏曰呂氏家法固美矣而

張待制魯叅政家其閭範又嚴正如此可見當時士大夫家禮義成習豈後世之可及乎○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去聲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片之

吳氏曰城字元宗定州人謁告也片擯片之也

○安定先生胡瑗願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

授嚴條約以身先去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懽懽反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為文章皆傳附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去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

陳氏曰條教條約約束以身先之謂躬行以率之要義即治已治人之道懽懽切到之意治已而後治人明體適用之學也刮剗刮垢剗光也傳依也必以理勝不尚辭也信尊信也安定後為國子直講四方學者歸之故庠舍不能容

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吳氏曰疏通謂氣質開明有器局謂局量寬廣朱子曰胡氏開治事齋亦非獨只理會此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

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赤

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吳氏曰循循有次序而不越禮度也雅飭雅素而謹飭也辭氣異乎常人故不問知其爲先生弟子四方從學者衆故稱先生必知其爲安定也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方氏曰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陳氏曰賢有德者才有能者具氏曰治天下

固以是二者爲本然得賢才則可以正風俗是則得賢才又爲正風俗之本也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去鞿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陳氏曰悉盡也近侍之儒官在朝之百職皆令盡心推求詢訪也延聘謂迎之以禮敦遣謂送之以禮萃聚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都曰京師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失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吳氏曰物理事物之理也灑掃應對至於周旋禮樂皆小學之教也以言教引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勵謂勉勵漸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材器也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皆大學之教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

其學行去聲皆中去聲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陳氏曰中於是謂合於小學大學之教者以成德者為師取材識之明達者受其教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也

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

陳氏曰縣謂縣學州謂州學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去聲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爲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嘆也

○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陳氏曰伊川嘗充崇政殿說書同孫覺等看詳國子監條制月使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競也

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子全解居監

額以去上聲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去聲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陳氏曰制置也延待也鑄謂刻定之解猶貢也額猶數也宋元豐中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故欲鑄減其額均於外郡使士人各安鄉土以絕奔競之私也省減也繁文

吏牘之類師儒之官不責以小文所以專委
任也行檢謂行誼名檢待賓齋所以待行能
可賓敬者吏師齋則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
法者居之觀光謂觀見國之盛德光輝立觀
光法蓋以處天下來學之士也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

吳氏曰藍田縣名在今西安府呂氏兄弟四
人長大中次大防大約大臨鄉約與鄉人約
誓也勸勉也本註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
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

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
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
失能爲人謀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
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
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
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
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
爲無益

過失相規

吳氏曰規猶戒也本註犯義之過六一曰酌

博聞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
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不
脩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遊戲怠惰三
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
禮俗相交

吳氏曰本註謂婚姻喪葬祭祀往還書問慶
弔之類

患難相恤

吳氏曰本註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
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

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
行罰不悛銓者絕之

吳氏曰若及也悛改也絕之使不與去聲約也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
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朱子曰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
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
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
吾所當止之地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
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意

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所偏矣
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
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家國天下亦舉而
措之耳此大學之序也吳氏曰灑掃應對小
學之教也窮理盡性大學之教也窮理即致
知至於知止之謂盡性即誠意至於平天下
之謂循循有次序貌謂先習之於小學而後
進之於大學而大學之教又自有其序也
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窺高所以
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吳氏曰病患也趨奔也闕猶闕也卒終也行
遠自近升高自下學之序也自大小學之序
言之灑掃應對近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
遠者也以大學之序言之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脩身非近而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
高而遠者乎

右實立教

江革少去聲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
革負母逃難去聲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去聲數
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

辭氣愿願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

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去聲

陳氏曰革字次翁臨淄人備經險阻謂徧歷

道路之艱危採拾謂採取草木之可食者數

頻也劫欲將去欲脅革以去也愿款誠慤也

俱全母子皆保全也

轉客下邳貧窮裸魯果反跣蘇典反行傭庸以供母

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陳氏曰轉客猶飄泊下邳郡名今邳州裸露

身跣露足行傭為雇工也便身之物謂母身

所便安之物畢猶皆也給猶足也

○薛包好去聲學篤行去聲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

之包日夜號平聲泣不能去至被毆嘔杖不得已

廬于舍外且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

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

哀

陳氏曰包字孟嘗汝南人不能猶不忍里門

巷門也不廢謂不廢定省之禮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义若不能使也用

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去聲時所理意所戀龍眷反

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也弟子數朔破其產輒復去聲賑給

陳氏曰弟子弟及其子也中分均分也共事

同事也若汝也指弟子荒謂田畝荒蕪頓謂

廬舍傾頓服用也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朔譖則禁

切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

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

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普厚反冰求之冰忽自

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拓復有

雀數十飛入其幕莫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

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

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陳氏曰祥字休徵琅琊人親母也譖毀也失

愛於父不得父之愛也牛下牛糞剖破也炙

炙肉驚嘆驚異嗟嘆也孝感謂魚雀之至皆

孝誠之感動也丹紅色柰果名每風雨抱樹

而泣者恐傷柰實有拂親之心也

○王裒蒲侯反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

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陳氏曰哀晉人儀哀父名上司馬覆姓下司馬官名言儀爲魏國安東將軍司馬昭之司馬也東關之敗魏嘉平四年吳諸葛恪敗魏師于東興是也咎罪也元帥謂昭孤昭自稱也

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壁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平聲

涕淚著

直畧反

樹樹爲

去聲

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未嘗不三

去聲復

流涕門人受業者

並廢蓼大莪之篇

陳氏曰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蓼莪詩之辭三復謂再三反覆誦

之廢蓼莪篇者恐其師哀感故舍之而不誦

也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

鐸

身而蠶或有密助之

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纂

初患反

魏哀終身未嘗

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

陳氏曰密猶私也聽猶從也逆而奪取之曰篡昭既死子炎篡魏自立爲晉衣食不求豐裕而坐不面闕皆痛父非命不忍故爾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去聲夏則扇平聲枕席

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陳氏曰西河縣名今汾州延字廷元色養以和悅之顏色而奉養也以用也全完也滋味猶言甘旨

○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

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去聲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

陳氏曰山南名瑄管博陵人爲山南西道節

度使故稱山南昆兄也王大也曾祖王母即

異曾祖母也姓長孫瑄曾祖禱之妻唐夫人瑄

○祖懿之妻也不粒食而康寧由飲乳也

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

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

不昌大乎

不具氏曰疾甚曰病萃聚也昌隆也長孫夫人
臨沒聚長幼稱其子婦之孝願後子孫皆克
似之孝子錫類其族屬隆盛可知也

○南齊庾黔婁為辱反山陵今到縣未旬父易

異在家遘始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

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王大女曾

具氏曰南齊蕭齊也黔婁字子貞辱陵縣名

故今荊州公安縣也旬十日也易黔婁父名遘

半遇也父子一體而分父疾而子心驚汗出自

南然之理也忽速也黔婁即棄官而歸故家人

驚其至之速也

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楚戒反劇極但嘗糞

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

苦至夕每稽起顙蘇朗反北辰求以身代

陳氏曰病愈曰差病甚曰劇醫蓋以糞甜則

病甚糞苦則病愈也稽顙叩頭也北辰北極

也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

頓絕方蘇屬作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

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平聲哭常如祖但括之日冬

不衣

去聲

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

進葢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

去聲

葺緝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

耳屋何宜覆敷救

陳氏曰海虞縣名子平會稽人哀毀踰禮痛

傷過於禮也頓絕遽然氣絕也蘇猶醒也屬

猶會也大明劉宋武帝年號也東土即會稽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營謀為也祖

露臂括括髮人子初喪之禮也葺脩補也情

事未申謂親未葬也

蔡興宗為會

檜

稽太守甚加矜賞為

去聲

營塚墳

陳氏曰矜者憫其苦賞者嘉其孝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去聲出其母劉氏嫁

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

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

吳氏曰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縣人雍即今

西安府壽昌年七歲父異為雍州守出其生

母嫁之民間既長知之故行四方以求焉

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句誓不見母不復

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

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同由是天下皆知其孝

吳氏曰熙寧宋神宗年號也秦即古雍州之地訣別也同州郡名明逸字子飛以事聞謂以壽昌棄官尋母之事上聞於朝也

壽昌再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平聲喪去聲明拊府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陳氏曰河中府今蒲州也近同州壽昌嘗爲閩州廣德二郡守至是以便於養母之故乃辭郡守而爲河中府通判也拊安慰也宗族壽昌父族也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陳氏曰浮屠佛氏也洛水名在河南或問治喪不用浮屠親在而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爲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

○霍光出入禁闈捷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去聲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夜竊識志視之不失尺寸

吳氏曰光字子孟平陽人為大將軍禁闈宮中小門也沈靜謂不浮躁也詳審謂不麤率也郎僕射皆官名不失尺寸言其步履有常而不易也

○汲黯反乙減景帝時為太子洗反蘇典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朔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忿為丞相句

中二千石拜謁句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句揖之

陳氏曰黯字長孺濮陽人太子洗馬官名以嚴見憚以正直為景帝所敬憚也主爵都尉亦官名中滿也中二千石謂九卿之官歲俸滿二千石也蚡負責貴而驕人黯獨不為之屈但揖之而已

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去聲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去聲黯懼上退謂人

曰甚矣汲黯之戇戇也

吳氏曰上謂武帝云云顏師古曰猶言如此如此也唐虞唐堯虞舜也戇愚也黯直言而公卿皆恐獲罪帝不之罪而止以為愚然則武帝之賢豈當時公卿所能知哉

群臣或數上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今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陳氏曰數責也輔弼輔德而弼違也從諛承意順從阿諛以奉承上意也已既也

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朔終不瘳

愈去最後嚴助為去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無以瘳愈人然至其輔少去

主守成雖自謂責奔育弗能棄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陳氏曰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告休假也瘳通作愈病瘳也嚴助人姓名時為侍中瘳當作愈迥也孟賁夏育皆古之有力者言黯之正直若託之擁輔幼君以保守成業雖自謂有賁育之勇者亦不能奪其大節也然是其

言也社稷臣能安社稷者也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弘宴見現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陳氏曰青衛青侍中侍於禁中也踞蹲存坐也厠牀邊側弘公孫弘宴見宴閑時進見也嘗曾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可猶是也從其奏則稱制曰可

○初魏遼東公翟秋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去聲

并兵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

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去聲當諱之允曰公帷

幄一角寵臣有罪首去聲實庶或見原不可重

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陳氏曰魏元魏太武魏帝并州今太原府覺發覺也允字伯恭諱隱諱也帷帳寵臣侍帷幄受寵眷之臣也宥罪曰原重再也言已受賄若更隱諱是再造欺罔之罪也崔鑒公孫

質皆中書侍郎測度也姑且也誘引也公終
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
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
語

吳氏曰太子太武長子晃也崔浩爲司徒與
允等脩國書刻石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揚
國惡收浩誅之將及於允故太子教允入對
欲指導其生路也脫謂脫其罪一說儻若也
當屬下句亦通

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
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
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
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
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曷
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
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夕哀
臣欲巧蓋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
迷亂

陳氏曰微賤言其職之卑制著述也總裁謂
總其大綱而裁正之紀事曰著纂言曰述失

次謂所對失其次序，曷猶昔也。東宮太子之宮殿下太子之稱，巧乞也。

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陳氏曰：「直哉，贊其直也；旌之，表其善也。」

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去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去聲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

○陳氏曰：「讓，責也；殊，異也。言當與浩同之再造，猶言再生動容變貌也。」

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靜脩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忠情之直亮，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徼倖之資，又以不奉東宮指導爲恐負黑子，則允所以爲是者，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使允忠亮之心不白，豈直。」

筆可信之史乎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乾州人入京師至泗州

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

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

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

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姑陳氏曰君行字潛名也虔州今贛州府泗郡

名宋之京師在開封府貫猶係也冒籍以應

舉是欺君矣

○崔玄暉備母盧氏嘗誡玄暉曰吾見姨兄屯

田郎中辛亥馭御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

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啓貨充足衣馬

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

陳氏曰玄暉名畢博陵人仕至宰相姨兄姨

三之子長於我者也郎中官名貧必廉故曰好

○消息富必貪故曰惡消息同平語

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

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

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列

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遵奉教誡以清

謹見稱俗語不曰勤於政事而曰勤於心
結陳氏曰此近也親同姓表外姓非理所得如
竊官物剝民財皆是咎罪也言罪雖幸免心
實有愧矣世嘗謂勤於政事者其父母母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
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
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
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
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田吳氏曰器之名安世大名府人世稱元城先

生待制參政皆官名勤謂勤於從政謹謂謹
於持身和謂和以待人緩謂緩以處事然緩
○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容詳審之謂耳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
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陳氏曰門人如劉彛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
輔是也稽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事
何有言不難也

○呂滎公自少去聲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
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

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吳氏曰官守以官爲守也干求也舜從桀公
第二子名疑問舜從字也桀公生平未嘗求
舉於人故舜從克紹父志嘗曰職事不敢不
勤他事不敢不慎此雖不求知而人必自知
也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舜從似
之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
庶且行時屬竹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
母無他兄弟備養去聲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

婦應曰諾

吳氏曰孝婦後漢時人守邊曰戍屬付託也
夫往從軍以母託孝婦爲養

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絰
以爲家業終無嫁意

吳氏曰慈愛愈固謂姑慈婦愛愈深固也紡
績織絰謂治絲枲而織布帛也

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去聲無子而早寡也將
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竹妾以供養老母妾
既許諾之夫扶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

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陳氏曰卒終也夫死不嫁節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力孝也

淮陽太守以聞使使去聲者賜黃金四十斤復福之終身無所與去聲號曰孝婦

吳氏曰淮陽即今陳州太守以孝婦聞之於朝因遣使賜金且復除其家之戶役終孝婦之身無所干與故當時號曰孝婦云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去聲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去聲之裝送資賄悔甚

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

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

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

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平

著酌短布裳與宣共挽晚鹿車歸鄉里拜姑禮

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陳氏曰宣字子都渤海人吳氏曰大人稱其

父先生稱其夫約儉約也歸謂還之父家也

侍御婢妾也服飾資裝也引車曰挽鹿車鹿頭小車也

○曹爽從去聲弟文叔妻譙焦郡夏侯文寧之女

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缺自以年少去聲無子恐

家必嫁已乃斷短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

女聞即復反扶又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

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

上聲迎令女歸

吳氏曰曹爽魏宗室從弟同祖之弟譙郡令

亮縣夏侯覆姓文寧名也闋終也斷截也令

女夫死無子恐家嫁已斷髮截耳依夫兄曹

爽以居及爽為司馬懿所殺夷其族令女叔

文彊迎令女歸父母之家也

時文寧為梁相一作憐其少去聲執義又曹氏無

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去聲之令女嘆且泣

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戒

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短鼻蒙被而卧其

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

惶往視之莫不酸鼻

陳氏曰無遺類盡死也冀其意阻幸其阻守

義之意而改適也風謂以言動之惟之思之也竊私也

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去聲哉今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去聲吾豈為乎

熊氏曰輕塵棲弱草言輕塵易散弱草難依適然棲泊颺即去矣非有纏固也吳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若以盛

衰存亡而改節易心則不仁不義禽獸之行也今女之所以不為者其有見於此也夫魏晉之際廉恥道喪背君父而事仇讎者比肩接跡聞今女之言觀今女之行寧不愧乎後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今女養子為曹氏後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仗鼓躁先到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取亂唯反有姑自在室盧冒墨白

刃往至姑側為去聲賊捶主水擊幾平聲死

吳氏曰鼓躁鼓舞呼躁也奔竄奔走竄匿也

姑老不能出避盧冒白刃而往者義欲救姑
不顧其身也幾近也

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
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
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吳氏曰仁義者人性之所固有其所以異乎
禽獸者此也故鄉里有急仗義者尚赴救之
况爲人之子婦其可棄姑而不救其難乎若
萬一姑獨被禍則爲婦者又何面目而獨生
哉盧氏惟其知之明見之審於是捐生以赴
而不顧其身誦其言千載之下凜然猶有生
氣嗚呼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終古而不泯滅
者於此可見矣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
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
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齋出之
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
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
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捨之而去
吳氏曰奉天縣名永泰代宗年號剽掠攻劫

也村落村居也匿藏也曳拖也前謂前行也
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
永蠲_消其家丁役

陳氏曰京兆郡名今西安府尹官也第五覆
姓琦名字禹圭蠲除也

○繆_木彤_容少_{去聲}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

取_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_朔有鬪爭之言彤

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擣_{反職瓜}曰繆彤汝脩身謹

行_{去聲}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

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_{平聲}為

敦睦之行_{去聲}

○吳氏曰漢繆彤字豫公幼而無父曰孤擣擊

也叩頭以頭擊地也更改也敦厚也睦和也

彤怒諸弟求分財異居乃閉戶自責於是諸

弟諸婦聞之悉俯地擊首以謝遂改為敦睦

之行嗚呼彤之德固有以感動諸弟而諸弟

亦可謂善改過者矣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

田積年不斷_{都玩反}各相接據乃至百人瓊召普

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_異求者田

地假令平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何太守亦百執心亦明陳氏曰瓊字珍之北朝人南清河郡名今高唐州乙姓普明名也斷決也按據攀援他人為證據也諭曉也如何問之以發動其良心也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盧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

吳氏曰王覽字玄通遇待也楚撻謂撻之痛楚也覽年幼見兄被楚撻抱持泣諫其友愛出於天性然矣至於祥妻受虐覽妻亦趨共之則非得於觀感之深者其能然乎由是其母亦止凶虐也

○晉右僕射夜鄧攸求嘉末没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

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鐔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平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

吳氏曰右僕射官名攸字伯道平陽人永嘉懷帝年號石勒匈奴人僭據自立為後趙沒陷沒也息子息也弟子弟之子綏其名也泗水在淮北熊氏曰既不能兩全則寧棄已之兒母絕亡弟之後卒以無子命也

時人義而哀之為去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陳氏曰義者義其能存姪也服喪三年如喪父也

○晉咸寧中大疫役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

皮復復扶又切下同危殆利癘昌志氣方熾反父母諸

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上聲之

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句

其間澗復撫柩哀臨去聲不輟拙如此十有又

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楚戒袞

亦無恙

樣

吳氏曰咸寧武帝年號疫癘皆瘟疾衮字叔
褒毗次兄名危殆謂病甚也熾盛也次舍也
間空隙也臨哭也輟止也差愈也恙病也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入所不
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
能相染也

陳氏曰父老鄉之高年者異哉稱其所守所
行異於人也後凋謂後於衆木之凋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
父子椿津恭謙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
對未嘗入內有一羹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
往幃幔莫半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
共談笑

陳氏曰播字延慶北朝人昆季兄弟也椿字
延壽津字羅漢休亦息也偃猶卧也

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
候安否

陳氏曰假寢不脫衣冠而寢也閣謂室之門
也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莫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

陳氏曰台鼎三公之稱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也椿為司徒津為司空故曰並登台

鼎

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上聲椿還然

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時箸住味皆先嘗椿

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

嘉味輒因使去聲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

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取亂反庭無間

去聲言

陳氏曰肆州今代州也京宅宅在京也嘉味

美味也未寄于兄則不先食總麻之服同炊

爨四世不分異也間言異言也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許御反嘗醉

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

牛弘聞無所恠問直荅曰作脯府坐定其妻又

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

書不輟拙

陳氏曰弘字里仁安定人弟名弼以酒為

鹵曰醢直猶但也脯乾肉也輟止也

○唐英公李勣迹貴為僕射夜其姊病必親為

去聲下同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

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

老雖欲數朔為姊煮粥復去聲可得乎

○吳氏曰勣本姓徐為唐相對封英公賜姓李

守懋功曹州人顧猶念也勣貴為宰相僕

妾既多而姊病親為煮粥其友愛之情至矣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

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

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有其背曰衣得無

薄乎

○吳氏曰公兄名康字伯康奉之如嚴父敬之

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腸胃弱易

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勤如

此

○近世故家惟晁潮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

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

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

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

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陳氏曰故家舊家惟獨也以道名說之澶淵人若及也尊者曰某姓第幾叔長者曰某姓第幾兄姑父之姊妹也尊姑祖之姊妹也父黨交游父之友也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上聲與下同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

人相讓以之

吳氏曰公名拯字希仁孝肅諡也廬州人尹京時為京尹之時也委人委寄於人也

呂滎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吳氏曰賊害也古人謂孟子此指讓金而言觀於此而知之謂觀此讓金之一事則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信然矣

○萬石君石奮歸老于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

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反在笑讓爲去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

吳氏曰漢石奮四子長建次甲次乙次慶奮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致仕也路馬駕路車之馬也下君門式路馬敬之至也子孫歸謁必朝服以見禮以接下也謂以言責之也便坐謂坐於便側之處也對案不食謂飲食設於案對之而不食也長老族之高年者肉袒袒衣露肉也固再三也君以子孫有過不食自責待其再三謝罪請改然後許其改過而已復食也

子孫勝升冠者在側反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訥訥銀如也唯謹

陳氏曰勝冠謂已冠者燕謂燕居也申申和順也訥訥和悅也唯謹不放肆也四外上時賜食於家必稽啓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

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去聲皆自以為不及也

吳氏曰稽首即叩首也稽首俯伏而後起食者在家如在上前謹之至也執喪哀戚甚者孝之至也質猶謹也齊魯之儒素以質行著稱今聞萬石君家之孝謹亦皆自以為不及也

長子建為郎中今少去聲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樣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

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牘投身自浣

緩滌秋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

常具如節會詰人始書實客臥與地黃吳氏曰郎中今內史皆官名恙病也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寢室邊小房也親謂萬石君中裙廁牘皆近身衣也躬自洗濯而不令親知者共為子職而又欲親心安也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陳氏曰外門家之外門舉宗猶言闔族讓責也固當者反辭以深責之也謝罷顏師古曰告今去也里門即巷門言自是以後入巷門則下車也

○疏疎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備骨加賜

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

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洛

數朔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促賣以共供

具

陳氏曰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太傅官名

上疏乞骸骨猶今之告老也娛歡也趣與

促同共與供同言促賣餘金以供酒食之

具也

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

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

且盡宜從文人所勸說統君置田宅老人即以

間暇時為去聲廣言此計統始爾統

陳氏曰冀欲也君指廣丈人即廣所愛信

之高年兄弟也所處也說誘也

廣曰吾豈老悖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
廬今鞞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供衣食與凡
人齊今復反又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
怠惰耳

吳氏曰老悖年老而乖悖也贏亦餘也衣食
有餘則子孫倚之而怠惰矣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扶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
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洛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
亦可乎

陳氏曰益增也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
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
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
遺位下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
嘆息而去

吳氏曰龐公字德公襄陽人劉表漢宗室為

荆州刺史候猶訪也釋耕謂耕罷而暫息也壟田間高處也畎田間水道也遺猶與也遺之以危謂富貴多危機也遺之以安謂自食其力而無後患也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陳氏曰淵明字元亮潯陽人彭澤縣名令官名家累妻子也力僕也給贍也遇待也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備等奉孝

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陳氏曰孝芬北朝博陵人

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日夕溫清七正出入啓覲家事巨細

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上

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洛代李氏自裁之如此

二十餘歲

二陳氏曰孝芬之叔名振溫謂冬溫清謂夏清
啓謂出必告覲謂反必面獲得也賚與也

○王凝常居慄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
之內若朝廷焉

吳氏曰凝字叔恬文中子之弟慄嚴謹貌子
弟非公服不敢見處閨門如處朝廷其嚴謹
可知矣

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昏喪祭
陳氏曰御治也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
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陳氏曰假借也不假阮氏曰皆自足也堅堅
牢朴朴素經畫門巷種植果木必方整成列
蓋其爲人不苟故每事亦不苟如此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
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
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
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
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

平聲

睦矣

陳氏曰公藝東平人北齊北朝高齊也麟德唐高宗年號封謂封土為壇以祭也泰山山名天子所至曰幸忍耐也協和也卑幼責望尊長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之不備是更相責望也乖戾也雍和也

○韓文公作董生行字如曰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肥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邵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

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色錢

陳氏曰公名愈字退之謚文昌黎人董生名召南行歌類桐栢山在唐縣淝水在合肥縣安豐縣名貞元德宗年號董生隱居行義於淮淝之間時之人不能與儔韓子為作此詩蓋賊而興也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戚感妻子不咨咨

吳氏曰朝耕暮讀山樵水漁言其固窮守道以養父母而育妻子也感感憂愁也咨咨嗟怨也父母安其孝故不憂妻子樂其慈故不怨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

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去聲出來食鷄來哺步

其兒豕豕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彿

旁皇躑躅逐又不去以翼來覆敷救待

狗歸

吳氏曰乳生子也徬徨徘徊也躑躅跳貌

乎此言董生孝慈之行人雖不知而天知之

外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中門之北山二十餘

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虛兄弟為

讎食君之祿而今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

無與儔會介自旦至莫暮不轉

陳氏曰儔匹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儔疑

而問之之辭也下句無與儔答而決之之

辭也下句齊自非轉歸之日每平且轉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尺約在公卿間最名

有家法曰河東出各曾更與官公綽字

奩鏡臺也。纈文絹繫絹染為文者。蔡文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益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

言陳氏曰：其指節度也。已上言家法之在外者。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措紳家楷反。範歸柳氏，三年無少去。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去。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

不乘金碧輿，祇支乘竹塹反。子當二青衣步履洗，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去為九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林學士宗譜云

陳氏曰：相國宰相之稱，休其名也。措紳措笏，垂紳也。措範猶言法式。婦人謂嫁曰歸，啓齒笑也。歸覲歸寧，父母也。金碧輿，唐時命婦所乘者。竹塹，子竹輻也。二青衣，二僮使也。資助也。此言家法之在內者。訓之所感也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詳犬百餘，共一牢食。

犬不至諸犬爲韉之不食六百餘共一牢食一
○陳氏曰江州今九江府陳氏名褒南唐人十
世同居犬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
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
田園邸底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
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
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
制也
不陳氏曰國朝溫公自謂當朝也李相名昉字

明遠滁州人爲宰相故稱李相邸舍客店也
不宗諤李相之子字昌武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
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
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
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
可謂無私乎

陳氏曰第五姓倫名字伯魚京兆人爲司空
以公正稱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東漢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竟終也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也

○劉寬雖居倉卒平聲未嘗疾言遽色夫

人欲試寬令恚惠伺似當朝潮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捧肉羹羹翻污去聲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

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陳氏曰寬字文饒弘農人恚怒也裝嚴謂裝

著嚴整異變也

○張湛矜嚴好去聲禮動止有則居處上聲幽室必

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

色三輔以為儀表

陳氏曰湛字子孝平陵人矜嚴矜莊而嚴厲

也嚴君即易所謂家人有嚴君焉朱子曰所

尊嚴之君長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為三輔共治長安城中儀範也表率也

建武初為左馮平翊亦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

奩鏡臺也。顯文絹繫絹染為文者。
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
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益鐵使出
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
馬。公權莫^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
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

陳氏曰：其指節度也。已上言家法之在外者。
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
措。紳家借^反口^驗範歸柳氏，三年無少^去聲長，未嘗
見其啓齒。常衣^去聲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

不乘金碧輿，祇^支乘竹塹^及當^侯。子二，青衣步履
洗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去聲為丸，賜諸
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林學士宗謨云：

陳氏曰：相國宰相之稱，休其名也。措紳措笏
垂紳也。措範猶言法式。婦人謂嫁曰歸，啓齒
笑也。歸覲歸寧，父母也。金碧輿，唐時命婦所
乘者。竹塹，子竹輻也。二青衣，二僮使也。資助
也。此言家法之在內者。訓之所感也。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
次坐而共食之。有畜^詳犬百餘，共一牢食。一

犬不至諸犬為犍之不食大百鎰共一
○陳氏曰江州今九江府陳氏名褒南唐人十
世同居犬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
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
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
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
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
制也

陳氏曰國朝溫公自謂當朝也李相名昉字

明遠滁州人為宰相故稱李相邸舍客店也

宗諤李相之子字昌武

右實明倫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
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
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
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
可謂無私乎

陳氏曰第五姓倫名字伯魚京兆人為司空
以公正稱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東漢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竟終也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也

○劉寬雖居倉

平聲卒反倉沒

未嘗疾言遽

句色夫

人欲試寬令恚

惠伺似

當朝

潮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

捧

肉羹翻污

去聲

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

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陳氏曰寬字文饒弘農人恚怒也裝嚴謂裝

著嚴整異變也

○張湛矜嚴好

去聲

禮動止有則居處

上聲幽室必

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

陳氏曰湛字子孝平陵人矜嚴矜莊而嚴厲也嚴君即易所謂家人有嚴君焉朱子曰所尊嚴之君長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共治長安城中儀範也表率也

建武初為左馮

平翊亦

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

公門軌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
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吳氏曰建武光武年號寺官吏所止之處浮
屠入中國寄寓鴻臚後因以所居曰寺也此
曰寺門蓋湛鄉郡官府之屋主簿湛屬吏也
恂恂信實之貌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
金十斤以遺位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何也密曰莫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陳氏曰震字伯起弘農人嘗爲荊州刺史故
人震自謂君謂密也熊氏曰君子明不欺天
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本作踞踞據相

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
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
去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

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平學卒以成德

○吳氏曰容字季偉陳留人夷踞踞也危
坐以尻若著履而坐也林宗名泰太原

人異謂異於衆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關

於齋外莫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

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

類也

陳氏曰侃字士行鄱陽人仕至太尉廣郡名

甕甑也時中原之地為劉石所據侃欲致力

興復故朝夕運甕以習勞也

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

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聞若本外多事千緒

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去聲莫不手荅筆翰如

流未嘗壅滯引接疏平聲遠門無停客

○陳氏曰荊郡名愛好人倫尚名教也閫外謂

邦域之外晉處江左以荊楚為國之西門故

曰閫外

常語去聲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

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

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

其酒器蒲博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

朴曰樗樞樗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

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下句文殊與
陳氏曰蒲樗蒲也博局戲也浮華謂老聃莊
周之言虛而無實也攝檢束也亂頭養望吳
氏謂蓬頭放肆養其虛望也逸遊荒醉談戲
廢事亂頭養望皆老莊尚玄虛棄禮法之流
弊也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
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
雖有文才而浮躁竈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

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匿
南海照鄰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今皆如
行儉之言必讀書者不難卷

陳氏曰行儉字守約絳州人器器局識識見
浮躁不沈靜也淺露不深潛也令長今尹也
今終善終也盈川縣名也

○孔戡堪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
則畏避退怯如懦懦夫然

陳氏曰戡字君勝孔子三十八世孫懦柔弱
也言其勇於為義而怯於趨利祿也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文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夫然

○陳氏曰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其門得列戟故曰戟門納受也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廐救無良馬衣不

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具氏曰仲郢嘗爲山南劍南天平三道節度使故曰三爲大鎮公退有公而退也釋捨也

○端坐拱手束帶嚴於持已也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儉以律身也公退手不釋卷勤於問學也

家法向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秦賊吏

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

貸廩軍食必精豐逋反奔謨租必貫世免館傳朱

反必增飾宴賓犒反口到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

食儲帑備藏去聲必盈溢逸於始至境內有孤貧

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去聲選婚出俸金爲資裝

嫁之

陳氏曰在官以下皆柳氏之家法也貸寬也假貸謂以錢穀借之也廩倉廩也軍食軍餉也式亮也逋負欠也貫除也館館舍傳驛也犒勞也儲蓄也帑藏皆庫名所以貯金帛者衣纓猶簪纓也及笄年十五者也吳氏曰不奏祥瑞恐獻諛於上也不度僧道恐異端惑世也不貸賦吏恐貽害於民也食儲帑藏盈溢於始至者出納有稽用無所私而致也○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

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扶敢言

吳氏曰涯字廣津唐宰相掌利權謂居相位又兼度支益鐵權教茶等使也竇氏女涯女嫁竇訓為妻也歸謂歸寧熊氏曰涯實斬信之反番施以正拒之然妖物必與禍隨則名言也蓋妖巧之物人必貪競固有召禍之道也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

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又乎馮為賈相鯨速門
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旭之未
浹接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去
之食頃而終賈為去出涕竟不知其由
陳氏曰婚姻會因婚姻而燕會也馮外郎負
外郎球也賈鯨亦宰相密親密也奴僕以蒼
為巾故曰蒼頭勗勉也浹周也十日為旬二
青衣二童使也地黃藥名無毒蓋他酒詭稱
耳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為主
累故戒之奴恐球告主故毒殺之也

又明年王賈皆遘若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為物
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
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
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
之滅獲害門客于牆廡武之間而不知欲終始
富貴其可得乎

陳氏曰遘遇也涯鯨皆為宦者仇士良所殺
恩權之隆赫禍機所伏也故謂之妖盡忠所
事謂盡心於鯨也奴曰臧婢曰獲指蒼頭門
客指馮球

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可貪一戒也恩權隆赫不可恃二戒也溺愛而不能正家三戒也失言而不能保身四戒也嬖臧獲張威福害門客而不知五戒也

○王文正公發解去聲南省廷試皆為首冠去聲或

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酌不盡公正色

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貪

具氏曰公名曾字孝先青州人宋真宗朝鄉

試省試廷試皆第一劉子儀學士戲之公正

色荅之以此其志盖有在矣後仕至宰相卒

諡文正

○范文正公少去聲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

平聲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洛下

而樂也

陳氏曰不一動其心謂富貴不慕貧賤不厭

毀之不怒譽之不喜得而不歡失而不戚也

天下未憂而先憂天下已樂而後樂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

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陳氏曰自信守其正也如是盡其方也事上待人一以自信而不趨利不避害有所爲必盡其方而成敗不苟焉容心於其間有行法俟命意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吳氏曰公平生誠實不欺故不可對人言者則不爲也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
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吳氏曰寧字幼安漢末被亂依公孫度於遼東日講詩書所居成邑民化其德魏文帝立召寧浮海以還文帝明帝皆召之使仕寧陳情不仕而終古人危坐如跪兩膝頭著榻處皆穿蓋未嘗箕股而坐也

○呂正獻公自少去聲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反步無惰容凡嬉笑俚里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

華聲伎忌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吳氏曰治心收其放心也養性養其德性也

自寡嗜慾以下皆治心養性之事遽急遽也

窘迫促也俚鄙俗也聲伎歌樂巧戲也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素人及至接入

則渾是一團和氣

陳氏曰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敬也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

即此是學

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

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

自不妄語始

陳氏曰忠定元城先生諡也朱子曰溫公所

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

而不自欺也

劉公初甚易異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

與凡所言自相掣昌列肘帚矛謀盾沒允者多

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去一致表裏相

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陳氏曰易之以不妄語爲易也揉曲者曰隤
正方者曰括皆制木之器也自相掣肘矛盾
喻言行相違也吳氏曰掣挽也肘臂節也掣
肘謂肘欲運動而人挽之不能運也矛盾有鉤
之兵盾即今傍牌也矛盾謂矛盾欲傷人而盾
蔽之不能傷也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數側肩背竦

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吳氏曰劉公即忠定公也踰過也踰時謂過
一時之乂心爲一身之主百體皆聽命劉公

心一於誠故見於外者如此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
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
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怒厲聲云頭容直
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
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

○吳氏曰仲車旣冠徒步往從安定學時門人
千數獨以別室處之父羅城君早棄家不知
所終盡孝於母朱子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
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惡也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吳氏曰儉謂不侈潔謂不污長多也刺也無

長物謂稱用而已無多餘者也綺羅錦繡非

儉素之宜用也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

不二羹馘恣夕食齧核葡萄庖而已

○陳氏曰高氏兄弟唐人長鉞亦翰林學士次

銖殊給事中次錯皆禮部侍郎速召也不貳

不兼設也羹肉羹馘肉齧齧猶嚼也葡萄皆

菜名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

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陳氏曰公名沆胡浪字太初位宰相謚文靖

洛州人第第宅封丘宋都門名廳所以治事

故曰廳事旋回轉也隘窄狹也太祝奉禮皆

典祭祀者已太也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

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陳氏曰公名知白字用晦滄州人初爲河陽掌書記後爲宰相謚文節漢丞相公孫弘爲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爲布被此詐也或

人見文節之儉約亦疑其詐故引是以譏之

○頓遽也

○溫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海菜羹器用瓷慈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朔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陳氏曰溫公父名池字和中行猶巡也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亦作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

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
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或果哉
陳氏曰內法謂宮內造酒之法營辦也聚集
也書謂召客之書

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
乎

熊氏曰溫公時已爲相蓋欲以清約爲天下
先也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
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

輒羞赧乃板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
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
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陳氏曰忝叨也聞喜宴進士宴名也垢汚也
弊壞也矯拂也干求也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
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陳氏曰信民名革臨川人康侯文定公字也
人能甘淡泊而不以外物動心則可以有爲

小學集說卷之六
矣擊節一說擊手指節一說擊器物為節皆
通嘆嗟嘆賞稱賞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
氣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
○心輕矣况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
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
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
干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小學集說卷之六終



